

我出生的村子，离镇上有三四里路。

我念的是村小。学校不大，一个年级一个班。同学都是村前村后的玩伴，老师大多是村里人。母亲去地头了，就会到教室窗口来塞钥匙，告诉我外面晒着棉花，放学别忘了收，带好弟弟，烧好晚饭。老师不以为怪，甚至会停课笑，向母亲点个头。

多年之后，妻子说她读小学时，经常上台去唱歌，去看电影，甚至举着纸旗到大街上去喊计划生育的口号。我很诧异，为什么我一样都没经历过呢？妻子说，那是因为你们是村小，我们是中心校啊。

没想到，相隔三四里，竟然如此不一样。

我到现在，没有一点才艺，这除了天生愚笨，似乎也与村小有点关系。印象中，我们没有正儿八经上过体艺课，班主任语数包班，学校也从来没有搞过运动会、文艺会演什么的。琴棋书画，是我所不知道的。

后来，我到县城去读高中，更发现自己是瘪三。

只是，我是个胸无大志的人，当年读书一般，分到乡下，连镇上的人都不

近日的小区内弥漫着阵阵桂花香。许是前一阵雨水太过充沛，桂花馥郁的香气密集起来，简直不是清香，而是熏香了。即便用“浓烈”、“热闹”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也不为过。相形之下，花坛中一些前几天还昂扬的绿草则有了枯意。抬头看见了雁南飞，勾人情怀。大雁自然是愿意留在温暖的南方的，同样留下来的还有夜晚在窗下聒噪不已的蟋蟀和蛉虫。古代文人喜欢将秋云比喻人心，但那薄薄的秋云其实别有美感。秋天的云不是乱云，不会糊糟糟像被调皮的猫咪玩过的毛线团，而只是低低飘浮，闲闲舒卷，洁白中有四季鲜见的清冽之感。

秋日的天空也格外美，呈现出淡雅的蓝色，高旷得很。仰望的话，在视觉上特别舒适。这种蓝不似梵高画中的钴蓝，厚重有遮盖感。秋天的蓝是蔚蓝，如传统国画里神来之笔的随意渲染，侧笔微微一点抹，就是一派美轮美奂的风景。九月里，走在两侧植着常绿树的林荫道上，会不知不觉想起诗人那首著名的《秋日》诗。我非常喜欢这诗，不仅欣赏里面的句子，更钟情整首作品所营造出的那种清朗朗润又不乏丰硕华美的境界。当然还有诗中那长风万里，我自徘徊的感觉。叫人读着很享受：“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迫使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味入浓酒。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在林荫道上来回。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尤其是诗末，句子写完了，可意犹未尽。老外的现代诗经冯至先生一译，竟也有了老杜《秋兴八首》的一些风致了。只是不知道里尔克诗情勃发，挥笔成就此诗时是不是也在九月？

暑夏里的蝉鸣渐渐置换成了秋风阵阵，秋雨绵绵。夜来我喜欢在窗前灯下看一会书。唐诗大多繁华盛大，春日里读就好。宋诗典雅精致，却有有沉郁之气，在这样的时候里缓吟细品最佳。觉得大宋朝本就富有秋意，不管诗、书、词、画

我的母亲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人，面容慈祥、宽厚善良和意志坚强是她的品格，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她对我的教诲，母亲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身。然而，母亲的一生却是历经坎坷、饱受精神和疾病的双重折磨。59岁时，母亲在乳腺癌的折磨中走完了她命运多舛的一生。

母亲于1933年出生于河北省雄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兄妹三人，母亲排行老三，是家中的小女儿。我的舅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大姨一直在家相夫教子，一台缝纫机为村民们缝制衣裤，微薄收入贴补家用，也算是村里的女能人。

听我的表姐说，母亲于解放前加入中国共产党，供职于雄县妇联，还担任着职务。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先在海曙区担任秘书工作，后调任该区房管处孝闻房管站站长一职，这就是母亲大致的工作经历。

母亲之所以会来到宁波工作和生活，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叫作王秀兰的阿姨，是母亲在雄县工作时的同事，王阿姨结婚后随飞行员丈夫王继斌叔叔来

是，更遑论北上广了。但是，对城里的向往，有意无意总会有的，只是苦于没有机会罢了。后来，能傍上县城，纯属偶然。那是因为我们镇紧邻县城，就在那里买了房子，才算混进了城里。

其实，县城的命运，同我一样。这个小城，原先并非县城。它的改变，全赖县治的搬迁和县境的重划。我常常想，如果当初县治不搬迁到这里来，它能有今天的规模和繁华吗？要知道，老县城可是有千年的历史，出过许多名人，有县衙、孔庙、校士馆，就仿佛书香门第，透着贵气和书卷气。但是，在重划中，她被遗弃了，甚至划出了新县境；而新县城，原是邻县的一户普通人家，或许稍微殷实点，但从未头戴珠冠、身披锦绣，只是因为县治了，就仿佛受了诰封，该有的慢慢都有了，甚至后来居上，超过了她的前任。一个城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

但是，它毕竟是新贵，就那么点底子。我读高中时，它也只是一个镇的模样，骑自行车横穿，要不了多少时间。也曾学城市，开通了一路绕镇的公交，结果坐的人寥寥，不了了之。它的发达，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因为得风气之

如何繁荣鼎盛，政治上到底是无奈至极，以致偏安一隅，连九五至尊也被金人抓去了两个，氛围岂不萧瑟？书看得累了就打开音响，一边听一边闭目养神。而这时节最适合听的不是外国的古典音乐，也不是水调氤氲的越剧，而应是京剧程砚秋的程派唱腔。一片秋声人寂寥——《荒山泪》中那一段“二黄慢板”最得程派凄凉清冷、婉转幽咽的精髓。

这个季节其实也颇矛盾，因为它既是喧闹繁盛的，也是清寂寂寥的。去郊区农田走走的话，会看见晚稻摇曳而饱满，一片金黄。每一粒稻谷，在农人眼中是璞玉浑金般的可贵。但走进旷野，就又是另一番景致了：连萧条树枝上那偶尔起落的一只雀鸟都

能动人情怀，它凌空而去的姿态似有一种独特的隽逸感，将那茫茫远远的秋空衬得无比幽静。想到接下来，霜降一过，便是立冬。两个九月又如何，日子看似悠长，到底在日夜更替间朝下一个季节走去。隔天下班的时候，看见隔壁邻居家的孩子蹦蹦跳跳地上楼来，手中擎着吃食。仔细看，才发现一手是个柿子，另一手是一截甘蔗。柿子之红是被渲染的吧，橙色中带了鲜嫩之质，果肉鼓鼓胀胀的，饱满、可爱，仿佛是从齐白石老人的果蔬图中一个跟头翻出来似的。那一截甘蔗上半部分已经被削去了皮，而孩子执手的带皮部分显现出的却不是夏天常见的翠绿，而是

枕流

紫红。如此白裹红皮，倒也好看。尤其那象牙白色的充满了甜蜜汁水的甘蔗肉很有健康之姿。日间照常忙碌，偶尔也会在窗前驻足。看一看，飞鸟清灵的秋空，望一望，寒烟缭绕的远方。朋友此时忽然来了电话，半玩笑，半作真地说：“这个季节，你又多愁善感了吧？别伤春悲秋了，咱们结伴秋游去吧！九月不出，更待何时？”我笑问：“那去哪里呢？”她不假思索：“北京呀，《故都的秋》里郁达夫不是隆重推荐了么；‘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

朋友说的有道理，不过我觉得南方的秋色也不差，虽然红衰翠减，也还有野菊金黄，层林尽染，趁着秋深，且自欣赏啊！

到宁波，经他们介绍，母亲与我的父亲李润生相识并结婚，因而从千里之外的河北平原来到了江南小城。

1958年4月7日晚，应该是母亲新婚不久吧，我的父亲在夜航飞行训练中不幸遇难，这对于年轻的母亲来说，无疑是她人生中一次最为沉重的打击。因此，母亲毅然离开了宁波这个令她伤心的城市，回到了老家雄县。后在王继斌叔叔夫妇及众多叔叔阿姨的劝说下才又回到宁波。

9月23日，我出生在鼓楼卫生院，有了我的相伴，母亲把所有的爱都投入到了我的身上。直至临终，母亲始终没有对我说起过父亲牺牲后的那四个多月的日子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坚强的母亲把那段不堪回首的伤心记忆深深地埋在了她的心底。

看着我一天天成长起来，是母亲最为开心的时刻。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常常给我说唱老家的童谣，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

小小子，坐门墩，姥姥门口唱大戏，接闺女，接小子，接着姥姥看戏去。

小老鼠，上锅台，偷油喝，下不

先，像大饼发酵一样，一下子膨胀开来，以至于要吞噬邻镇了。这使得我有 了傍上它的机会，若是按照老县城来，离县城有三四十里，我这辈子就休想做城里人了。

好在，人和城，一样的出身，谁嫌弃谁呢？

【思想散墨】

在县城

岑燮钧

虽然，于大上海来说，大家都是乡下人。但是，毕竟县城也是城。我住在村里时，连散步的地方都没有，每户人家的后门口，散满了饭粒和臭气，苍蝇到处飞，狗屎遍地是。而城里，楼宇一天比一天高，轿车一天比一天多，从城

在哪里时，我们已经天天在散步了。当网上还在争论高架是否烂尾时，我亲眼见证了它的进程，实地体验了它的气贯长虹。这种优越感，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虽然我知道，这似乎有点小人得志、暴发户翻身的味道。

【诗画印象】



江南多雨，人也多情。不消说善感多愁的诗人，饮着唐诗宋词的悠悠意境，能把一川山水看成是一道墨染的屏风，屏风中除了诗就是画。连那些整日在田间劳作的农民，望风望雨，也能生出许多感慨来。我曾在钓龙虾的途中遇见一个老人家，他说落雨令人心恼，可是喜了茭白，饱了稻穗，让当时还想学写诗的我自叹弗如。

我想我多半是喜欢下雨的，看见雨，总是忍不住想要靠近。小时候，由于玩伴不多，抬头看天空，总觉得云层上合该有个人，也在偷偷地打量我，这雨水是她同我打招呼的方式，一如泼水节的礼仪。所以，不管屋外下的是斜风细雨还是狂风暴雨，我都乐意光着脚丫子淋在雨里。为这，我没少挨大人的训斥。

如今年纪大了，再没有这样的闲

来。

母亲的童谣陪伴我长大。成人后，也就渐渐深藏于母亲和我的记忆之中，没有想到的是，当我的儿子出生以后，母亲又以奶奶的身份再一次说唱起了这些童谣，这情景真叫我难忘。

【一种怀念】

我的母亲

李岩宏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一个严肃的人，平时不苟言笑，却也从不对我发脾气。记得初中最后一个学期的一次考试，我的数学成绩只考了16分，即使这样，母亲也没有对我大声呵斥，而是耐心与我谈心，甚至还从她的单位请来

东到城西，从城南到城北，到处是车流，黑夜如白昼。高架横空出世，进城的人抬头惊诧；公园清新，仿佛还原一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而我，有时站在窗前，看楼下一路路的公交车通向人们来时的路，不免感慨万端。当乡下人还在打听新造的森林公园

其实，我于县城，也只是爱它的一角。那就是，它有着连接大都市的触须，有些东西尽管姗姗来迟，总还是会到达。而于乡村而言，则很可能永远在乡下的；比如看大片，不上城就很难，因为好些小镇，根本就没有影剧院。而县城，却是五脏俱全：它有着规模宏大的体育场，尽管一年难得有一回大赛；它有着装饰华美的大剧院，虽然正规剧团下来演出也不多。但是，毕竟你见识过了，亲历了万人云集的高潮，体验了美轮美奂的幻境。同样的，在县城的公园里，可以经常看见人们在跳舞唱戏文，有时，我就傻傻地看上半天，直站得两腿发酸。有一回，一个台湾的昆剧团来交流演出，小剧场里鸟压压地住满了人。他们也许并不懂这古老的水磨调，但即便是耐庸风雅吧，也是好的。在乡下，除了红白喜事，你还见过村人的吹拉弹唱吗？

乡村的衰落，是从精神的荒芜开始的。古人说，大隐隐于野。然而，“东臯薄暮望，徙倚欲何依”，却也让人深感寂寞。在乡村，一个诗人，你要找一个可以聊天的人，不能不说是一件难

事。所以，王绩只能是“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古人总“患无硕师名人与游”，一个乡下小子，我也有这样的焦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常常骑车到县城去。有一回，绕着巍峨的文昌阁，嗟叹再三。好在，县城里偶或有大人物“下凡”，这些年来，我就见过莫言、贾平凹、苏童、刘震云……有的还合了影签了字。倒不是说，我沾了光就了不得了，而是说，我领受了他们的气场，分享了他们的智慧。当然，这样的风流人物，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更多时候，是与自己一样的朋友交往，与他们说说看过的书，谈谈文章的得失。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古人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人是活在朋友群中的，谁也不可能遗世独立。县城里，虽说不上人文荟萃，却总有那么几个人，是可以和你喝一杯，说得上话的——这也就够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乡村阳光

图：萧秋 文：林俊燕

走在乡间的大路上
有一种朴素感情
来自田野流动的风
风里注入了久远数载的温暖
是我久居的城市里很难见到的
一片乡村阳光
踽踽在你的怀抱
你柔嫩的臂弯把我紧紧缠绕
在你安谧的呼吸里面
我是你的婴儿
乡村阳光
用温暖慈祥的眼睛凝视着我
直到天涯直到海角
我很想 很想把你取出一点
装入我的心肺
从此遗忘故园的日子里
在那个被楼群汽车噪音充斥的城市
你会给我永远不再压抑的通畅吗

心。即使心血来潮想去雨中走走，也会有诸多顾虑，甚至会因为怕人说闲话而裹足不前。有一回下雨时节，我下了决心，对自己说：“只要不是下雹子，无

最奢侈的也只剩下望着雨发呆了。其实，快乐是自己的，闲话是别人的，由人分说，本不须计较。

雨是温柔乡，把雨抱在怀里，会感

秋雨意浓

潘玉毅

论多大的雨，我都要跑出去淋一回雨。”但是才出得门来，就被母亲发现了，她问我：“干嘛去？”我回一句“看看雨大不大”，就停住了脚步。于是，现在

一位姓郭的电工叔叔，每逢休息的时候，对我进行数学辅导，现在想来，这真是母亲的良苦用心。母亲写得一手好字，布局工整，蝇头小楷娟秀而流畅，蕴含刚力，看似行云流水，实则草而不乱，虽然说

觉到温暖。而且雨对众生毫无偏见，富贵人家能赏雨、听雨、喜雨、怨雨，寻常人家一样可以。清贫如黄仲则，诗词中也多有写雨的句子，譬如“破窗蕉雨

稿纸，我是这间办公室的“常客”，经常可以看见母亲伏案工作的情形，这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

母亲还有的嗜好就是种花。1971年春节，我们家从贯桥巷搬到府桥街，这是一个独门独户的院落，有二间砖木结构的前后房和一间小伙房，还有一个小天井。母亲特意请来工人在天井里砌起了一个细长的小花坛，在上面栽种鸡冠花、茶花、菊花和木瓜海棠等花花草草。母亲种花并不在乎花的名贵与否，闲暇时间，母亲给花草浇水，享受的是这一个过程。母亲的这种嗜好也多少影响到我，1985年我结婚搬家时，把那株木瓜海棠也带到了新房，种在阳台上。此后我家三易其居，木瓜海棠始终形影相随。现在，这株海棠历经风雨，已有40多年的树龄，每年春天乍暖还寒的时节，它总会盛开出鲜红鲜红的花朵，让我睹花思人，想念我的母亲。

文革中期，母亲正值中年，却患有严重的胃病和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家里的书柜里永远摆满了各种药瓶。但是命运之神却并没有眷顾我的母亲，先是为

了躲避走资派的嫌疑，母亲远走福建一

角。那就是，它有着连接大都市的触须，有些东西尽管姗姗来迟，总还是会到达。而于乡村而言，则很可能永远在乡下的；比如看大片，不上城就很难，因为好些小镇，根本就没有影剧院。而县城，却是五脏俱全：它有着规模宏大的体育场，尽管一年难得有一回大赛；它有着装饰华美的大剧院，虽然正规剧团下来演出也不多。但是，毕竟你见识过了，亲历了万人云集的高潮，体验了美轮美奂的幻境。同样的，在县城的公园里，可以经常看见人们在跳舞唱戏文，有时，我就傻傻地看上半天，直站得两腿发酸。有一回，一个台湾的昆剧团来交流演出，小剧场里鸟压压地住满了人。他们也许并不懂这古老的水磨调，但即便是耐庸风雅吧，也是好的。在乡下，除了红白喜事，你还见过村人的吹拉弹唱吗？

乡村的衰落，是从精神的荒芜开始的。古人说，大隐隐于野。然而，“东臯薄暮望，徙倚欲何依”，却也让人深感寂寞。在乡村，一个诗人，你要找一个可以聊天的人，不能不说是一件难

事。所以，王绩只能是“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古人总“患无硕师名人与游”，一个乡下小子，我也有这样的焦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常常骑车到县城去。有一回，绕着巍峨的文昌阁，嗟叹再三。好在，县城里偶或有大人物“下凡”，这些年来，我就见过莫言、贾平凹、苏童、刘震云……有的还合了影签了字。倒不是说，我沾了光就了不得了，而是说，我领受了他们的气场，分享了他们的智慧。当然，这样的风流人物，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更多时候，是与自己一样的朋友交往，与他们说说看过的书，谈谈文章的得失。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古人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人是活在朋友群中的，谁也不可能遗世独立。县城里，虽说不上人文荟萃，却总有那么几个人，是可以和你喝一杯，说得上话的——这也就够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得了的。那么，就只能 在县城的文昌阁上，把酒临风，极目四望了。

自然，县城之上还有府城、省城，乃至大都市，虽说人往高处走，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去